

唐文粹補遺

卷十九之

二十六



唐文粹補遺目錄卷第十九

書

答毛傑書

盧藏用

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答李清河書

李嶠

與營州都督弟書

張說

與郭仲翔書

吳保安

與吳保安書

郭仲翔

答嚴給事書

張九齡

與崔中書圖書

蕭穎士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

與裴諫議虬書

于邵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權德輿

與張祕監書

前人

答權載之書

張薦

唐文粹補遺卷第十九

吳江 郭麐 祥伯 纂

英山 金勇 仁甫 校

答毛傑書

盧藏用

毛子足下勒身訪道不毒氛瘴裏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
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於道真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
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室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
因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
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闕
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
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於此何顏
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
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鯢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
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墮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

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
昧所守何必爲是倘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
在稊稗闕一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劔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
厲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闕一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魑魅之途遠在雕題之國颶風搖木饑
魑宵鳴毒瘴橫天悲薦晝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關號鬼門常憂
死別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和才光文武志道游藝名
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宏益雖崇班去已而陰德被人清議所尊
何減驃騎恐耆舊咸謝竹帛儻遣使盛烈湮沈下情感痛自昔逸
羣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躋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
不書東岱之魂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
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歲聞聖人之書今五百
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

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啟至公之恩希果實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
久辭榮擢夙慎禍胎內無負於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
毀眾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真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
生無階上答恃子以松竹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
謗議見危不易是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季布
之諾乃重於黃金延陵之許竟懸於寶劒生負食花之惠死効結
草之誠刺血爲書萬不抒一往年恩貸許惠爲看起居注實錄江
融別錄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春秋等六處並乞逸遺
事跡不翳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子遠佇來札以當招魂秋冬凝
寒惟動履休勝青簡時至願想窮愁白雲遙來希訪生死珍重珍
重

答李清河書

李嶠

君白辭閒累月益深勤系秋後尚熱惟兄動靜云云君粗爾推免
昨自厯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

幾何氣序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於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天闕同志遽絕弦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藻綴鮮華姿彩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呈諸水鏡可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數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友弟之歡以臨之貧病爲感慨之資羈棲無學植之伴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俊文章滿談者之口亦爲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繒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俸不資於目前孤高遠遺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真不可爲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縛追賻千古之下凜然而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幣之室所費多端舊業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久又頻濟施贖莊之餘颯爾復盡今授衣附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日惠愛若人吏毗追感道路屑泣而簡書是懼贈隧莫申夫

所以惡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索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旣將萬化同盡企西江之潤方爲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教義也惟兄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羣願獲申豈惟崔氏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明日西上不果拜辭伏惟珍重

與營州都督弟書

張說

骨肉世疎居止地闊宗族名迹不能備知讀厥次府君狀已具歷官未書性習夫五常之性出於五行稟氣所鍾必有偏厚則仁義禮智信爲品不同六藝九流習科各異若以稷卨之事贊於巢由孫吳之術銘於游夏必將神人於悒未以爲允今之撰錄蓋欲推美實行崇識素心先德怡神於知我後生想望於見意說爲他人稱述尙不敢苟況於族尊行哉往來信多直疏早報冬末寒沍野有戎歌山無夏草步步日遠能無鄉國之心乎荒州新立向者未有下車殊俗意緒如何說患恒服湯虛多健少因別奉去說呈

與郭仲翔書

吳保安

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

與吳保安書

郭仲翔

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官然才謝

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曰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
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地生
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
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之無
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慙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
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閒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
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
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
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危力屈計窮
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眾人仍苦相邀求
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
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
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
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

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爲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

答嚴給事書

張九齡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喻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累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旣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閒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怪旣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怵怵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旣而遠出猶有餘豐巧言潛搆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爲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

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入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放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豈不能少有所適方復屑屑於毀譽之際也管仲嘗三戰三北而鮑子不以爲無勇以其有親足下寧不我知而有此誨且往者不自量力因緣小技蹶躓于進荏苒歷年固以爲運屬盛明朝多君子義能容物而忘其孤陋則不知樊帚之貴末路多艱今專典一州蓋幸遇已甚而平生萬事爲寒暑所移雖忝簪纓若墜泉壑者耳誠恥令名之不副寵章也昔賈誼才偕管晏言則霸王名重漢廷官止梁傅班固猶云未爲不遇況僕擬非其倫遇已過彼顧多慙色豈敢怨而更求歟足下知心當明義有所在耳尊者慈愛諸下懷寧本鄉不欲隨官重有離別春秋高矣晨昏久違僕豈復規

規然微無妄之福在悔愆之動而迴無所恃單子獨立萬一蹉跌或遠庭闈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行已五十獨不知命是以冒死抗疏乞歸侍藥一則潔膳以展下情二則辭滿而無貽憂周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取此義亦自卜者審也顧恨上負明主邱山之恩未有涓塵之答下愧知己契獎之力卒無知言之效又平生不飾小節苟取虛名使吠聲之徒退有後議竟未獲盡展所有之以塞罔極之讒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古人有從所好者僕亦有心庶承顏之餘放性自適軒冕之事亦云儻來林澤之間聊足散慮縱絕後望亦了一生何必崎嶇不平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崔中書圓書

蕭穎士

違奉累月伏增馳結首冬漸寒伏惟相公尊體動止康裕敬想表妹珍儀外甥休憩時事孔棘出於慮外京邑傾淪主上遷播率土

臣子銜涕痛心相公應期降德康濟危難保翊聖躬又安社稷勲
踰曩昔道貫前修海隅蒼生孰不幸甚況在舊故榮庇特深某自
中州隔越流播漢陰遂至江左淮南節度使召掌書記兼補此官
羈窘之辰幸忝俸祿然任翰墨罕參籌議徒懷所見莫獲申述竊
惟二京未復祆氛方熾靈武太原雖稱官軍甚盛而兩河南北無
月不遭寇禍頃者濮陽東平中都鄆城相繼失守靈昌潁川皆累
戰之餘今未解圍上蔡汝南近又奔潰號王之鎮河南亦有政刑
而百城饑乏兵力未振河北自六月不聞克捷井陘路亦云未通
河東絳郡復傳先陷淮南山北境內賊壘戶寡人貧徵促弊竭眾
心危懼莫有固志則兵食所資獨江南兩道耳楚越之地重山積
阻江湖浩漫樂興永嘉南通嶺表北至吳會皆境瀕巨海自古平
日常備不虞中原或擾不無盜賊爲患固宜察其要害增以兵力
擢文武良材以鎮捍之先奉七月十五日勅盛王當牧淮海累遣
迎候尙仍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華胄茂德平時良守清靜臨人

貪暴斂迹雖古龔黃召杜之化無以先之然與今時經略頗不甚
稱所莅謹守科條愛惜府庫江淮三十餘郡僅徵兵二萬已謂之
勞人將卒不相統攝兵士未嘗訓練淮左江東三十餘郡無一良
二千石豈惟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間敗衄略難勝述比
者吳郡晉陵江東海陵諸界已有草竊屯聚保於洲島剽掠村浦
爲害日滋若朝廷不時遣賢王卽就鎮求選博通宏略之士以輔
佐之特許不計階次超拔才雄以居將守倘一朝勅寇南侵陵陷
淮浹衝要關繕完之備甲兵無抗擊之利江海餘孽因而嘯聚則
長江之南亦從此而大潰矣復何觀釁虞庭指日清蕩哉某雖不
敏嘗覽舊史見古今成敗之策江山險易之勢多矣忝職幕賓言
不見錄長宵歎息不覺飲淚方思虞詡之任朝歌見疑守將古今
一也幸他日風塵早辱惠愛今雖卑賤禮數懸絕仰惟無大故則
不棄之義或當未賜疎擲耳銜憤萬里遠陳短見亦惟相公畱聽
無忽尙書房公門下崔公往不自意並承盛德一顧之末然若非

相公爲小人貧賤之交不敢輒申狂簡輕冒抵觸書不云乎三后叶心同底於道亦何必人人別疏哉在相公言之耳親弟某乙久在巡內或垂記識自多故以來信問阻絕酸心痛骨未期一見時維以小人承舊愛之故惠疑獎之私非所敢望如或假以公乘使江淮獲一覲集死生骨肉不勝幸甚末由拜賀無任下情謹因賀赦使附狀不宣蕭某頓首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蒼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漙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賦

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與裴諫議虬書

于邵

閣下昨日愚子皋謨起居迴蒙以放鷹度隴二賦及宗儒銘自發東甌至安南諸作見示隨掌明珠忽蒙分惠秦臺重璧不閒旁臨是何衰暮偶此殊觀幸甚幸甚自微言中絕大義復乖厯戰國縱橫之後遭亡秦煨燼之末四始不作斯文無紀漢興總輯馳驚稍復詩騷之體訖建安之間皆可垂訓風流更代紛然殽雜迨有高下不可勝論齊梁陳隋乃至流遁矣國家受命煥乎文明開元天寶於斯爲盛格高體正者君臣之義天人之際畢備於斯矣先覺後進其誰聞焉屬三十年來兵戈不息所務者急所貴者異過之則進不過則墜考之文章東不流於海南不集於江萬方行紀安可得哉某性乏天假學非專門徒以菲薄少有謬膺清切特用潤色鴻業頗承渥私孤奉明恩兢速官謫居之地猶佐大藩承府公廕床忝下榻清讌風亭月觀美景良辰未嘗不接高興陪嘯咏